

劉必稼顯影

這間位於麥當勞上層的總經理辦公室明亮整潔，極具現代感。從大片玻璃窗望出，兩面跨國食品企業的旗幟中間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遠景是向灰濛天空努力伸展的高樓大廈，近景有一盆翠綠的鐵線蕨。我正想過去摸摸葉片以確定真假，一個好高的身影進入畫面。

「妳見到劉必稼？」他坐上總經理座椅問道。

「是的，我這次到花蓮收集資料，在一個農莊裏見到他。劉必稼託我帶兩張近照給你。」

他接過照片，欣喜之情溢於言表。由於劉必稼的關係，我會見了這位二十年前攝製「劉必稼」紀錄影片轟動臺灣藝文界的導演陳耀圻。

「多少年來不少朋友問我劉必稼怎樣了，我無法回答。時間久了我不想問，



陳耀圻影片中的劉必稼二十年後在農場中現身。

也怕問，擔心他發生不幸。現在好了，知道他安然無恙，非常高興。妳給我他的地址，我要找他。昨天在電話裏聽到劉必稼，我激動得跳上跳下。」

「真想看看劉必稼這部影片，你手邊有拷貝嗎？」我問道。

「沒有，過去的東西都扔了。人如果老想過去會活不下去。我現在也沒有準備好回到過去。」



我也是毫無心理準備。朋友知道我有興趣做榮民研究，又醉心於紀錄片的拍攝，就提起陳耀圻早年拍攝的「劉必稼」。劉必稼只是大陸來臺的數十萬老兵中的一個，不刻意找怎麼會碰上？

沒料到「劉必稼」這名字就出現在我打算訪問的這個村落的戶長名冊中。春節過後，正逢農忙時節。我跑過許多臺灣農村，大都可以看見紅磚農舍，但這近百戶的村落裏找不到。紅色的春聯倒是發揮了功效，把整個村莊烘托得溫馨而有喜氣。遇見人打招呼，什麼口音都有。散在田裏推著耕耘機和插秧機以及垂首播花生、玉米種子的男男女女，在雨愈下愈大時奔回家。

劉必稼住屋緊閉的門終於開了。這是我第三次從他的門前經過，內心有謎底



劉必稼可以作為大多數沈默的、生長於農村的中國人的代表。



劉必稼還保存著當年介紹「劉必稼」的報紙。

揭曉前的緊張。

「幹什麼？」他出來了，見到陌生人，面無表情地問道。

「你是不是以前拍過電影的劉必稼？」

「有的，陳耀圻拍的。」這黑黑壯壯的漢子回答。

真奇怪，所有的陌生一下子化解了。和他都沒有看過劉必稼這部片子，却因這部片子熟稔起來，一聊就聊了三個多鐘頭。

●

簡直難以相信，陳耀圻怎麼會不把他精心製作的論文片保留一個拷貝？這部據說是臺灣紀錄片史上最早、最出色的影片，竟在臺灣看不到！

也許他只是沒準備好面對過去。

「我拍了許多年電影，劉必稼說不定還是最好的一部。這片子，當年使我得到許多讚譽。可是我總是有矛盾的情感，我覺得這部片子如果好是因為劉必稼這個人。是他在過那樣艱苦挑石頭的日子，是他在說話，在面對他的生活，我只是紀錄下來。回到臺北，我的世界和他完全不一樣。這部片子應該是屬於劉必稼而不是我陳耀圻的。」

臺北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真是夠複雜的。坐在我面前的陳耀圻只是初次會面，我已感覺到他的複雜。他曾是中國電影的希望，後來却退出影壇。二十年的歲月也花了他的頭髮。屬虎的，快五十歲囉，而劉必稼已近七十。

「你當初為什麼選擇劉必稼？他看起來是一個沈默寡言的人，一口湖南鄉音又不容易懂。」

「那時候在臺灣各處跑，作了好些訪問錄音，最後選定在花蓮豐田開發隊中墾荒的劉必稼。我先試拍他們隊上十來個人，同時錄音，發現劉必稼最自然也愈談愈有味，不像那些話說個不停的人，什麼都浮在表面。劉必稼有古銅色肌膚，壯健有力，我覺得他可以作為大多數沈默的、生長於農村的中國人的代表。」

劉必稼在離開家鄉前就是埋首田地的莊稼漢。

——湖南家裏有幾分田。我十三、四歲時爸爸死了，田都是我種，媽媽幫忙，春天種水稻，冬天種麥子。家裏原來有九個孩子，因醫藥不發達，死了七個，只剩下我和一個比我小十歲的弟弟。私塾唸了三、四年，爸爸死後就沒讀了。大陸上有太太，一個女兒，離家時兩歲。

——三十五年，年三十那天晚上媽媽去世，我被抽出來當兵，編入高射炮兵。三十七年開小差想回家，讓人抓回。三十八年隨黃杰部隊到越南富國島，四十二年來臺灣，在高雄休息三天，編入海軍陸戰隊。五十三年，也就是我四十五歲那年，到花蓮開發隊開荒。在開發隊工作兩、三年就可以退伍，否則在部隊上要五十歲才能退下來。

——在豐田挑河床地石頭時，陳耀圻他們來拍片。為什麼選我？因為我力氣最大，挑石頭比賽第一名。陳耀圻來過好多次，那時我訂婚了還沒結婚，陳耀圻不知道，他說要到花蓮為我找個小姐，我們還去花蓮火車站拍電影。

——開發隊在豐田一兩年再轉到光復做堤防。豐田的地很差，都是砂石，很

難耕種，沒有人留在那裏。我五十七年退伍之後來到這農場，共分到八分地。剛來時這裏的地也不好，都是砂，從山上拉土來填。我種的地相當不錯，灌溉便利。不過土地還是國家的，我們只有耕種權。

「必稼」是他父親取的名字吧！從田裏來，經歷戰火，再回到田裏去。

「你不知道劉必稼那時已訂了婚？」我問陳耀圻。

「不知道，我沒有深入挖，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拜訪劉必稼時，他妻子到臺北看女兒還沒回家，我只見到她照片。

「他太太是山地人嗎？」陳耀圻問。

「這點我很難確定。他告訴我他太太是閩南人，可是他的鄰居們告訴我是阿美族人。他有意隱瞞嗎？可是，他看起來是多麼誠實的人。」

「這證明劉必稼是人不是神，一個人如果完全說真話，他一定有問題。我想起影片裏面劉必稼報過姓名、年齡、身高體重，然後他說，以我這樣的體重再高兩公分就好了。音帶經過過濾，留下這句話聽起來很特出。劉必稼有他自己的世界，他的希望，如果說一些掩飾的話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同意地點頭。

「你拍劉必稼時是用同步錄音嗎？」我好奇地問。

「沒有，用的是Uher錄音機，攝影部份百分之八十是用手搖的Bell and Howell機器，自己拍攝的。因為是加州大學的論文片，所以配上劉必稼聲音之後再加英語說明。」

堅實老型的戰地攝影機和垂老但仍壯健的劉必稼以及艱困開荒的場景，真是相襯的組合。

「劉必稼有孩子嗎？」

「有，但不是他生的。」



「這是小兒。」劉必稼指著牆上放大相片中一位英姿煥發的年輕人得意地說。

劉必稼的妻子前夫去世，嫁給他時已有三女二子，最小的兒子改了他的姓。他們婚後沒再生孩子。

「大兒子不好，為一個女孩自殺了。小兒子來我這裏時還沒唸書。他國中畢業考上中正預校，再唸陸軍官校四年，現在在左營當輔導長，快有三條槓了。」談起兒子劉必稼很開心。

「你是不是要娶媳婦了？」

「有個小姐國中畢業當看護，我兒子看不上，希望她高中畢業，又嫌她家的親戚太多，滿房子都是。」

劉必稼村子裏的一位好友在旁插口說：

「有些小姐嫌他是阿美族不好，父親又是退下來的阿兵哥。」

我咀嚼著他們的話，體會劉必稼愛子之心。他與妻子的出身會影響兒子的幸福嗎？

「兒子娶媳婦你要不要給他準備聘金？」我問道。

「我會給他錢。十幾萬沒關係，幾十萬是不可能的。女兒出嫁的時候男方要給我聘金，我沒收，但我也沒拿錢出來。三個女兒都嫁到臺北，我常常去玩。」

「你娶這個太太有沒有付錢？」

「不要錢，因為她有好多孩子要我負擔。」

我發現這村子三分之二的婚姻，都是像劉必稼這樣寡婦或離婚婦女帶著孩子嫁開發隊退下的老兵。娶妻的同時，也有了傳承姓氏的後代。

陳耀圻的辦公室裏懸掛一幅精心裝裱的童畫，是他女兒的傑作。另外，在兩個可愛女兒人手一杯可口可樂的合照旁邊，有個熠熠發光的獎座。

「我們公司為觀光局拍攝的影片，獲得去年支加哥工商影片展的銀牌獎，但是被金馬獎評審否決，理由不是說片子品質不好，而是說它不是記錄片。」陳耀圻憤憤不平地說。

看不到「劉必稼」能觀賞陳耀圻策劃製作的「山河錦繡」影片也是好的。他請史惟亮之子環島旅行作曲，交響樂團演奏，然後由編導按樂章節奏設計畫面，安排在古厝、漁港、山邊作服裝以及現代與山地舞蹈等的演出。全片約半個鐘頭，只有音樂沒有一句旁白，的確是臺灣觀光宣傳片中意念新穎的作品。

「現在年輕人是用cinema vérité（真實電影）的觀念來談記錄片。他們說要為國內記錄片下重藥。我這年齡還要人來下重藥！我花了許多工夫說服觀光局拍這部沒有旁白的影片。音樂、攝影、剪接、風景等都是道道地地臺灣的，並在國際影展得到榮譽，觀光局很高興。」

「這部片子花費多少？攝製時間多久？」

「三百萬，差不多一年完成。」

「劉必稼」無疑是記錄片，「山河錦繡」則引起爭議。「劉必稼」受當時文化知識界褒揚，「山河錦繡」却被評為有創意的宣傳片，可是未能符合記錄片反映現實真相的精神。

「我年輕時受年紀大的排斥，年紀大時受年輕人排斥。」他啜了一口茶，似有無限感觸。



「沒有用的，妳拿去好了。」劉必稼慷慨地說。我嚇了一跳，遲遲不敢接受。「我影印一份再還給你。」

這張發黃的臺灣新生報副刊，日期是民國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整版都在介紹陳耀圻的論文片「劉必稼」及另一部短片「上山」。撰文者有俞大綱、姚一葦、黃仁、董炎良。

「部隊裏一位長官寄報紙給我，我一直放在箱子裏面。」

劉必稼留了二十年「沒有用的」報紙，陳耀圻說他沒有保存。我仔細讀了一遍，在今與昔、理想與現實的夾隙中沈思。

對劉必稼而言，什麼是有用的？

近幾年他利用農作和在外打零工的積蓄，加上補助款共約三十萬增蓋了新房。大廳佈置得清爽舒適，並請師傅看日子設立祖先牌位和土地公像祭拜。房間的門簾以及沙發座墊都是他妻子編織的，有女人的屋子氣氛就是不一樣。臥房內貼了一排裸體女郎艷照——

「買錄音機時送的。」日曆畫片自然有用，收到箱裏可惜。

「剛來臺灣的時候一天到晚想家，現在比較安定好些了。反攻大陸當然想回去看看，如果家鄉沒辦法，還是回臺灣。」

他說妻子是O型，脾氣不是很好，可是對他不錯。他穿的衣服都是太太買的，平常有錢都繳給太太保管。他不抽菸，喜歡喝點酒，妻子也會爲他準備。

屋後做了一個魚池，有花木相伴。裏面養的是可以食用的吳郭魚。

劉必稼真是有他自己的世界，獨特的性情。雖然他和村子裏其他人一樣述說著農業的不景氣，去年的稻作收成很壞，連本都收不回來，但他的語氣神情沒有恨怨。

「兩個人吃飯，生活可以過。」他說。

雨歇止了。我們步出室外走向田地。這一季劉必稼除了自己的田還替別人耕

作。六分地種水稻，花生四分，包穀四分。一畦秧苗爲他的田地亮起新綠。遠山默默，近水悠悠。

「這田能放領給我們就好了。」他的眼溫柔地注視血汗凝聚的土地。二十年的歲月流去，鏡頭拉近再推遠，劉必稼的身影在暮色中消溶。

（原載於75年3月6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